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二回 都督巧計解僧頭 守淨狼心驗枕骨

詩曰：綠林豪客困圓丘，午夜承恩出禁囚。
祝髮豈知重正法，臨矛方悟中機謀。
神驚脫網歸滄海，鬼域多疑驗觸體。
自古庇人番累己，杜君喜處變成愁。

話說這威司獄夜半進見杜都督，稟道：「老爺呼喚，有何臺旨？」杜成治道：「我有一機密事和你商量。你還不知，日間所獲那林和尚，卻是我的故舊恩人。因與本寺正住持不睦，暗進讒言，謗他私通東魏，故聖上震怒，欲拿究罪，不期逃竄至此遭擒。我想朝廷重犯不可私放，若解去，又遭誅戮，如何救得他？思得一計，可以周全，特喚你來計議。大獄之中，重犯何止數百，或有與林和尚面貌相像者，煩爾將罪犯面貌簿上逐一查看，如有相似的，則此僧有可生之路。切不可洩露。事成之後，重加薦拔。」威錦道：「老爺臺旨，怎敢有違。但是這林和尚初下獄來，獄官未曾看得詳細，乞再賜一見，方好查檢。」杜成治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命掌燈，親自和威錦到側房裏來。近床掀開帳幔，林澹然酣睡不醒，威錦仔細看了一會，笑道：「這長老有福有緣，眼見得老爺是他救星，大難可脫。此面貌與一個囚犯儼然無二，只是多了一部鬚鬚。若剃去了鬚鬚，活現是個林和尚了。」杜成治大喜道：「有這等湊巧事，快快取來。」威錦道：「領鈞旨。」卿和幹辦到監房裏，叫禁子取出一名重犯，姓王，名喚歪七，原是得財強盜，生得魁偉長大，也是一條好漢。因打劫赴任官員事，犯擬成死罪在牢，喫了數年官飯。當下威錦分付禁子道：「老爺軍令，取此重犯，外面不可聲揚。若漏泄必按軍法。」禁子應諾。

威錦帶著王歪七，逕到後堂來。杜成治一見，發付眾人迴避。威錦和眾人散去。杜成治道：「那犯人上來，你可是王歪七麼？」王歪七是睡夢中提醒來的，不知甚地來歷，朦朧答應：「小的是，是，是。」杜成治道：「向來聞你與我有親，今細查，果然是我姨黨枝派。我念姨公一脈，心下欲放你去，你可去得麼？」王歪七道：「小的罪犯重關，法在不赦，每思改惡從善，奈無門路。今老爺若肯釋饒得命，實天地重生之德。不敢認親，只願爺爺萬代公侯。」杜成治道：「放爾何難，只有一件礙手處，縱放你去，畢竟又遭擒捉。」王歪七道：「爺爺位尊權重，令出誰敢不從？若肯釋放小的，何人又敢攔阻？」杜成治道：「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假如今夜放你去了，有人見你這鬚髮蓬鬆，舉止彀彀，豈不是獄中重犯在逃，誰肯放過？必要擒來請賞，那時我仍放你不得，豈不辜負我一片親情？」王歪七磕頭道：「老爺神見高明，小的決難逃脫，空費了老爺一片天心。」杜成治道：「不難，有計在此了。將你剃去鬚髮，賞你漏衫一領，僧鞋一雙，空頭度牒一紙，扮作遊方和尚。待五更將曉之際，放你出去，只要賺出城門，自然無人看破。我這裏又不差人追捕，汝好放心前去，依然蓄髮，可立功邊塞，報效朝廷，莫忘我今日之情也。」王歪七磕頭道：「謝爺爺深恩，使小的重見天日，何惜粉骨碎身，以報大德。」杜成治令虞侯取刀，剃下鬚髮，取出僧鞋漏衫僧帽穿戴了。杜成治在燈下細觀時，卻與林澹然面貌相同，規模無二，心下暗喜。分付王歪七在衙後小房暫歇，著人守護。

又蚤隔鄰雞鳴，天色黎明。外邊吹打兩次，堂上傳了雲板，杜成治出堂。該房書吏都捧過文案牌票等項來，稟金押銷繳。杜成治道：「這些文卷暫且消停。有一大事，和汝等商議。昨晚江寧縣緝捕所獲僧人林太空，係是朝廷重犯。聞說此僧有萬夫之勇，況係東魏出身，解去路途遙遠，倘有疏虞，關係匪輕。我意欲就這裏斬了，將首級付與緝捕，傳入京師，再進表中奏此情，庶無失誤。你眾人心下何如？」眾書吏同道：「老爺鈞旨甚明。傳首京師，實為恩便，省了許多干係。」杜成治即教寫下犯由牌，辰時三刻取斬；一面分付管本稿的書吏，備細寫下奏章，次後僉押牌票。印發文書已畢，堂上又傳雲板三聲，只聽得門下大吹大擂，放了三箇銃，吆喝開門。陰陽官傳報辰時，杜成治親出轅門，傳令著監斬官轅門外候候，四圍軍卒擺齊。一聲砲響，軍士們將王歪七綁下。王歪七驚得魂飛魄散，心裏想道：「杜爺說念親情要放我去，為何反綁我出來？」此時魂已不在身上。眾軍校將王歪七擁出轅門，口內塞了麻核，頭上插一面黑旗，旗上寫著：「毀謗朝廷通謀魏國叛僧一名林太空。」杜成治判了個「斬」字在王歪七臉上。但見：

人人嗟嘆，個個膽寒。都言此去幾時回，盡道這番逃不脫。負冤屈何處聲言，含苦情只堪跌腳。有人說這的是沒頭鬼和尚自做，誰將甘露施孤魂？有人說這還是刀劍獄削禿自當，誰啟陰司蘇餓鬼？劊子手提刀，何異牛頭馬面；監斬官捉筆，儼如地主閻君。此時莫想重生，頃刻佇看命喪。

監斬官讀罷犯由牌，王歪七聽了，不能叫屈鳴冤。突地一聲鼓響，頭已落地。劊子近前獻頭，杜成治分付：「將頭用石灰餞了，木桶盛貯。屍首令扛出郭外。」自上轎回衙。

再說緝捕使臣刁應祥，帶領著一夥公人，往元帥府聽候發解林和尚。及到轅門，方知杜都督已將林澹然斬了。刁應祥暗疑：「杜爺不將活人與我解去請功，卻先取決，這是何意？」單身撞入轅門，進元帥府稟這一樁事。杜成治道：「汝等昨日所擒林和尚，本待差軍護衛解京，聞這和尚勇力異常，黨類甚眾，倘或路途有失，豈不誤卻大事？故就在此取斬，將頭解京，庶無失誤。另有表章，差官與汝等即刻起程，同至建康，進上朝廷，自知分曉。」刁應祥只得領命。杜成治差官一員，幹辦二人，齎了表章，當堂將林澹然首級用了封皮，和包裹禪杖，付與刁應祥。又賞銀兩，以為路費。刁應祥收領首級等物，磕頭謝賞，和差官公人等取路回京。一路無話，直至建康。

當日到得晚了，刁應祥留差官幹辦在家，招待酒飯，自先趕著晚堂，逕入江寧縣裏，來見祝鵬。向前聲喏，祝鵬見了問道：「我日前差你去緝拿林和尚，為何去了這多時？曾有些消息麼？」刁應祥道：「林和尚被小人一路直追至武平城外，方纔獲著。本該就解回京，恐怕路途有失，當下進城至都督府杜爺處報知，求杜爺差軍護送進京。杜爺也慮路上或有差失，就在本府將林和尚斬了，傳首級解京，另差官資本上聞，故此遲延耽擱。」祝鵬聽了，分大喜，賞了刁應祥，發付回家，明日五更伺候。

次日四鼓，刁應祥領著杜府差官，捧了奏章，差兩個做公的抬了頭桶，同到縣門，隨著祝鵬進朝。眾官朝見罷，祝鵬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江寧縣知縣祝鵬啟奏陛下：為緝獲逃僧林太空一事，前蒙玉旨頒降，臣兢兢業業，晝夜用心，差人捕捉。不期林太空走離京都，逃至武平地面，被臣縣中緝捕使臣刁應祥所獲，即往都督衙門討軍護送。都督臣杜成治，慮路途有失，就彼處取斬送首京師。實有實封表章申奏，乞陛下聖鑒。」武帝叫接本，到御案前拆封，宣學士高聲讀表。表曰：

武平總制都督臣杜成治，奏為預誅僧犯以杜變逆事：某月日江寧縣緝捕人員刁應祥，見獲逃僧一名林太空，赴臣所請軍護解。臣思林僧素稱勇悍，力敵萬夫，知與東魏相通，機詐叵測，設若中途有變，邊疆復生。臣謹於次日便宜行事，斬首付與刁應祥，並包裹禪杖解京奏上，庶不為姦宄之所算，而國家永永無患矣。乞皇上原臣擅殺之罪。臣不勝戰栗惶驚之至。

武帝看罷笑道：「這禿廝藐視朕躬，今日英雄何在？倚著能言舌辯，難逃命喪刀頭。」當殿傳旨，升祝鵬為吏部郎，刁應祥為都捕使臣，仍給賞銀三百兩。又將林澹然首級包裹禪杖付與刁應祥，傳入妙相寺中，令鍾住持相驗的實，然後懸掛寺門示眾。祝鵬等謝恩出朝。

不說祝鵬蒞任，且說刁應祥領旨逕往妙相寺來見鍾住持。這鍾守淨自從逼林澹然出寺之後，一向心事不寧，寢食俱廢。後聞得捉了窩主李秀，稍覺心安。還只慮林澹然走脫，致生後患，日夜懸懸，亦無心與黎寶玉取樂。當日正在方丈中間坐，管門道人傳報，朝廷差官到來，鍾守淨慌忙出迎，殿上相見。禮畢，刁應祥道：「小可是本縣都捕使臣刁某，奉聖旨追捕逃僧林太空，至武平地界，已經擒獲，當送求杜府護解。杜都督慮有走失，梟首解京。今奉旨將首級包裹禪杖，傳與住持檢驗，敕掛寺門示眾。」說罷，令從人抬過，交與住持。鍾守淨掀開桶蓋看時，驚得毛骨悚然。默了半晌，方纔神定。將手指著首級，點頭道：「林長老，林

師兄，咦，偏你能文會武，說短論長，為何也有今日！正謂舌劍自誅，老兄還能講話否？」一面說，一面翻轉頭來細看。不看時萬事皆休，只因這一看，卻又重興一段風波，費了多般周折。有詩為證：

得好休時且罷休，老鍾何苦結冤讎？

直交滿寺葫蘆骨，個個他年似此頭。

看官，你道為何？那林澹然腦後另生出一塊三臺骨，圓溜溜就如肉瘤一般，自有記認。林澹然和鍾守淨日常閑話時，嘗說自己日前頗得際遇，全虧腦後這一塊三臺骨，故此鍾守淨記在心中。當下翻過頭來，看這頭顱一似刀削平的，沒有這三臺骨凸出，心下大疑。連聲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」又仔細看了一會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真不是也。」刁應祥道：「住持此話卻是何故？」鍾守淨笑道：「這頭卻是假的。」刁應祥失驚道：「鍾住持不要看錯了，何以見得不真？」鍾守淨道：「小僧和林澹然相處非止一日，他的頭顱，豈不相認？他腦後有一塊三臺骨，就如三箇雞子也似凸出來，常時戴僧帽，剛剛頂著帽口。如今這頭腦後，卻是平平的無一毫腦骨，豈不是個假的？」刁應祥道：「那日擒拿林和尚時，眾多做公的送我送入杜翁府中，次日梟首，誰不見來？只看這包裹禪杖，豈是假的？住持不要錯認了，此事非同小可。」鍾守淨道：「小僧為何得錯？這包裹內物件與禪杖，俱是真的，林澹然拿獲焉得是假？多分杜都督處有甚緣故，未可知也。今日不須爭辯，明日早朝面聖，自有道理。」

刁應祥初入寺來，何等歡喜，聽了這話，就如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一桶冰雪水。若果然是個假頭，誑君之罪安達？垂首嘆氣，半晌無言。心下暗想：「這事卻也作怪。分明是林澹然的頭，怎講不是？終不然杜府有甚機謀？穩穩一個都緝捕，白雪三百兩官銀無福承受，這事尚小，若說誑君，便要斬首，如何是好！」對鍾守淨小心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住持爺明日面聖時，懇乞方便，足感大德。暫且告辭。」鍾守淨也不款留，止將頭桶物件留下，相送而別。

鍾守淨回方丈中，聚集徒弟們商議道：「這廝得了林澹然賄賂，賣放去了，卻將假頭獻與皇上請賞。自古道：『斬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發。』後來林澹然倘做出事業來，豈不反受其害？明日早朝，必要講明，再差人緝訪，驅除這廝，方免日後之患。」內中一個徒弟，姓雷，法名履陽，向前道：「師父，等不得明早。那緝捕已受恩賞，倘和本官老祝計較，今日預向駕前遮飾，或另生枝葉，我和你及成空說。不如趁早寫下表章，連晚陳奏，庶不有誤大事。」鍾守淨道：「賢徒之論最是。」忙取筆硯，寫成章疏，換了冠服，徑投朝房裏來。當日卻是謝僕射輪該接本，和鍾守淨施禮罷，問：「住持何事，乘晚來此？」鍾守淨卻將林澹然事告訴一遍，道：「今日這一封奏章，乞僕射速速進呈聖上，至緊，至緊！」謝僕射收下表章，送鍾守淨出朝而去。當晚謝舉將鍾守淨奏本送入宮中。武帝正在禪床上打坐，人定醒來，中貴官捧上表章，武帝拆封看時，寫道：

妙相寺住持臣鍾守淨，奏為奸臣狡役，受賄縱兇，假首誑聖，誤國誑君事：臣奉聖旨檢驗逃僧林太空首級，視其面貌似真，細驗枕骨實假。太空原有腦骨三塊，凸然而起，名為三臺骨，合寺僧眾，皆所目睹。今腦後平削無骨，非林僧之首可知矣。再驗禪杖包裹，又係太空之物。臣細諒度，必是祝鵬刁應祥等，通同作弊，受賂賣放，復將假首誑上，冒功請賞，情跡顯然。乞皇上差官勘問，再即遣軍兵搜捕真犯，庶免後患。臣不勝優怖惶懼之至。

武帝看罷，龍顏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屍位素餐的犬彘，敢來誑朕！明日鞫問明白，焉可輕恕。」即御筆親批旨意，連夜發出樞密院來，敕左僕射謝舉同三法司，提拿吏部郎祝鵬緝捕使臣刁應祥二人，勘問誑君之罪。謝舉接了聖旨，忙差錦衣衛武士，帶了鐵索手杻，立刻拘祝鵬刁應祥至樞密院審問。

卻說刁應祥自別鍾守淨回家，悶悶無言。渾家問道：「丈夫目今捉了林住持；朝廷賞賜不小，為何反生不樂？」刁應祥將鍾守淨認首級不真的情節說了。渾家勸道：「不必愁煩，凡事自有天理，終不成將真作假，誣害有功之人。縱有事端，當官理辯，何必恁地煩惱。」刁應祥聽了渾家相勸，勉強飲酒排遣。睡了半夜，未及雞鳴，聽著叩門聲急，刁應祥披衣而起。開門看時，只見四個人走入來。向前相問，方知是衛中武士。刁應祥已知鍾守淨那事發作，不敢動問。一個武士取出鐵索，將刁應祥鎖了，又上了手杻。口裏道：「奉聖旨拘拿到樞密院去，不可羈遲，速行速行。」刁應祥隨著武士至樞密院來。此時祝鵬青衣小帽，已先站在門首。兩人見了，祝鵬埋怨刁應祥幹事不切，刁應祥無言可答。

不多時，天色已曙，陸堂鼓罷，陸續官員皆到，眾武士將祝鵬刁應祥帶入堂上。二人抬頭看時，見正堂中間放著聖旨，側首三張公案，左邊上首立著左僕射謝舉，下首立著刑部尚書王明，右邊立著大理寺卿黃相。祝鵬刁應祥向前俯伏。謝僕射開口道：「奉聖旨勘問吏部郎祝鵬，通同緝捕公人，賣放妙相寺犯僧林太空一事。因甚枉害平民，將假頭誑君，冒功請賞？依直供招。」祝鵬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實實屈死人也。自林太空逃亡，奉聖旨追捕甚緊，微臣日夜用心差人緝捕。幸使臣刁應祥訪出窩主李秀，微臣立刻拿來拷打。李秀供招窩藏是實，知風逃竄，料他要回東魏，微臣就著刁應祥一路追捕，使盡心機，不辭勞苦，追至武平地界，密密緝訪，幸而得獲。怕有疏虞，拿到都督臣杜成治處取軍護送，不知杜成治為甚事故，就彼處梟首，將頭解京。此一節事情是實，並無私曲。況有杜成治表文，及責表官和林太空禪杖度牒等物可證，乞三位大人明鑒。」

正卿黃相道：「這也講得是。」再問刁應祥時，刁應祥自始至終，備細說了一遍，與祝鵬言語相同。黃明道：「據汝講來，似乎無弊。但當初在武平杜元帥處斬林澹然時，你可曾當面看斬否？」刁應祥道：「小人當時送林澹然到都督府中，杜都督發付小人在府前附近伺候，次日差軍護送解京。小人至次早，正欲往府催軍解送，不期杜都督已將林和尚綁出轅門斬了，呼喚小人分付道：『這林和尚勇力絕倫，黨類甚眾，路上慮有疏虞，故此梟首解京。』那日斬林太空之際，小人實不曾見。」謝舉笑道：「這等說，眼見得那杜都督有些情弊了。」黃相道：「不必多疑。一向聞得杜公原係東魏人氏，冒籍中原，這林和尚也是東魏人，或是相識舊知，豈無救後之意？朝廷頒例，殺人有時，必日午施刑。彼今不待時而取決，又不使緝捕同見斬，只此兩事，情弊顯然。他倚著先斬後奏之權，偽將他人首級解來影射，縱放林太空走了，未可知也。」王明謝舉俱道：「此言甚明，不可屈陷了有功之士。」刁應祥磕頭道：「青天明鏡！適聞爺爺之言，使小人如夢方醒，若不是爺爺超生，這屈事那裏去辯。」謝舉發付祝鵬暫回衙門，將刁應祥收下刑部天牢監禁，明早候旨定奪。審罷，各自散訖。

謝僕射三人次早入朝，將刁應祥口詞逐一奏陳。武帝大怒，御筆手詔，差武士八員，內官二員，星夜往武平郡捉拿杜都督成治，進京勘問。這武士內官接了聖旨，即忙起身，各騎快馬，不分晝夜，到武平郡來捉拿杜都督。有詩為證：

脫難還罹難，銷愁又結愁。

報恩遭大辟，留與子封侯。

卻說林澹然當夜被杜成治慫恿勸酒，飲得大醉，一覺直睡到巳牌時候方醒。虞侯等捧著茶湯伏侍，林澹然道：「生受你們。感你家老爺厚情相待，奈小僧名已登于鬼錄，何以奉報？」虞侯笑道：「住持爺賀喜。適纔轅門外已斬了一位林長老也，諒住持爺決不妨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又來取笑，怎地世間更有一個林長老，與俺一般當斬的？」虞侯道：「我家老爺為住持爺費了一片神思，已將獄中重犯扮作住持模樣，綁出轅門斬首，豈不是住持爺賀喜？」林澹然驚道：「可憐為著小僧，卻害了他人性命！」正嘆息間，報杜爺來了，林澹然慌忙起身迎謝道：「小僧受都督再生之德，將何酬答？」杜成治道：「此乃住持大福，天假其便，得脫此難，小姪何功之有？緝捕公人等，已齎假首級包裹禪杖回京，止留下書簡之類。諒今者關隘防閑已懈，住持可作急打點行程，管取安然至魏。」林澹然道：「盛情感激不盡。只是外面傳揚數月，小僧突然而出，豈不動人耳目？惟恐聲張起來，難以前進。」杜成治笑道：「小姪已預備在此了。」令人取出青絹幔成的敞口大帽一頂，紗眼罩一方，青布直身一件，黑油皮靴一雙，憲牌一紙，白牌一面，黃絹包袱一個，鋪陳弓箭箭箱兩具等物，放在面前。

杜成治道：「住持可知此意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小僧已會其意，但勞杜爺神思，何以為報！」杜成治道：「住持可將此一套穿戴起來，小姪差兩個能事虞侯幫襯住持，妝做打差出使人員模樣，一路去決無攔阻。設或有人盤詰，又有小姪憲牌路引為證，放心前去。若至東魏遇家尊，乞為轉達，得賜一信息，更感大恩。」林澹然道：「都督不消叮囑，小僧決然留意。」說罷，頭上戴了大

帽，身上穿了直身，腳著油靴，腰纏板帶，杜成治看了大喜道：「住持如此妝扮，卻竟不像和尚了。」兩人大笑。此時筵席已備，杜成治舉杯勸酒，盤桓一會，不覺天暮。杜成治分付虞侯，好生伏侍林爺前去。虞侯整頓行囊，帶定駿馬，預在後門伺候。林澹然作別起身，杜成治道：「小姪本宜遠送，惟慮外人知覺，有所不便耳。住持莫罪。」林澹然再三拜謝，杜成治送出私衙側門相別。

林澹然出了後門，戴了眼紗上馬，連夜起行。馬不停蹄，走了二□餘里，昏黑難行，就在官亭客館安歇。五更雞唱，即忙上馬趨路，已過了武津關口，一路並無阻滯。三人行數日，又到梁州地界，虞侯將手指道：「前面即是梁州，乃東魏地方，小人們難以前去。住持爺可于僻處換了衣服，依舊釋門打扮，穿過古嶠關，即是東魏了。」林澹然策馬走至倉頡墓上，甚是幽僻。樹林中下馬，除了大帽眼紗，脫下直身油靴，換了僧鞋僧帽褊衫，打疊了一個包裹，自己背了。將以外行囊物件，盡數交與兩個虞侯，乞致意杜爺，作別分路而行。經過梁州。至次日已到古嶠關口。遙見關門半開，鬧叢叢人眾報名，盤詰過關，林澹然也混在人叢裏報名。管門官道：「我看你這和尚形容古怪，舉止異常，莫不是做奸細的麼？」林澹然道：「俺原是東魏人，中年出家，雲遊天下，隨處掛搭，今復回敝山焚修。關主不信，只看俺度牒路引便是。」說罷，打開包裹，取出度牒路引，遞與管門官。管門官接過看時。度牒上寫著是本國間月庵披剃，路引上面又有梁魏兩國印信，心裏方知是有來歷的和尚。忙陪笑臉道：「師父，衝撞了，請自行路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小僧是個奸細，怎好過去？」管門官也笑道：「出家人不直得便回話。我這裏梁魏交界處，檢點來往之人，是這般嚴緊，休要見罪。」林澹然呵呵大笑，拱手而別，拽開腳步，逕入關內。有詩為證：

纔脫火坑，便遊清淨。意適心閑，功行圓映。

話說杜成治自送林澹然出門之後，重賞獄官。心下大悅，縱樂飲酒。醉後不謹，染成一疾，寒熱大作，忙喚醫官進衙診脈。醫官稟是內傷證候，又感冒了風邪，表裏受虧，須服發散兼補之藥。杜成治一連服了數劑，反覺發起顛來，變成瘧疾，暫且在私衙裏養病。數日後，送林澹然的虞侯回來稟覆，林住持已過關至東魏地方了。杜成治心內放下一件大事，覺病體稍寬。正欲出堂理事，忽飛報朝廷差八員武士，兩個內官，齎聖旨到來。杜都督明明曉得事情決撒了，心內驚惶，病體舉發，無奈勉強扶病出堂，排香案迎接聖旨。中貴官出武帝手詔，高聲開讀：

皇帝詔曰：忠臣許國，竭志奉公；烈士殉君，赤心報主。但爾武平郡杜都督元帥杜成治，當東南一面之寄，宜克勤天日之誠，不思盡瘁鞠躬，反致欺君罔上，擅縱僧犯林太空脫逃，假斬他首，欺誑朝廷。律有明條，法所不赦。特差內臣，傳責殿前錦衣武士錢程等速至任所，柵械來京。著三法司嚴究，擬罪施行。特旨。 年月日手詔

杜成治聽讀到欺君罔上，柵械來京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面如土色，一時間手足顫顫，口眼歪斜，跌倒堂上，咽喉中不住的痰響。兩班將士人從，慌忙抬入衙裏，急灌湯藥，口已不受，牙關緊閉。醫官急入看時，脈息沉沉，四肢不舉，一時痰壅而絕。合衙老幼悲哀，帳下將士，無不垂淚痛傷。內官與武士商議道：「有恁般異事，莫非是奸計假死？」齊到衙內看驗，杜成治果然氣絕而亡。有詩為證：

生在東朝仕在梁，功勳汗馬勒旗常。

只因故釋林和尚，致使英雄一命亡。

昔賢又有詩嘆曰：

匹馬縱橫宇宙間。將軍仗劍鎮邊關。

知恩欲報身先死，朝裏無人莫做官。

這詩單說世間做官的，身任外職，必須朝內有門生故吏，或親戚相知，薦揚保舉，雖胡行亂做，反升美任，富貴榮華；若無人扶持之時，你便一廉似水，愛軍惜民，也要旋鄉歸里。杜成治若朝裏有大汲引，就再多幾個武士來，也不在意。只因他是魏國人氏，梁朝並無親故，又自倚著功高望重，平日間不肯結識朝中宰執，雖有謝僕射黃正卿這班正人，只好說兩句公道話罷了，誰人肯捨著身家保舉他？算來禍烈難解，安得不驚？所以說「朝內無人莫做官」，是實實的話。

閑話且打疊起。再說內官武士等見杜成治死了，都嘆息怨恨道：「我等這般福薄！欽差至此，指望一場發跡，誰知空自驅馳，只得素手還京回旨。」這杜都督夫人蔣氏，未有所出，一面安排棺木貯殮，停柩私衙，又請釋道誦經超度，俟候聖旨發落搬喪。

卻說武士等徑四建康，進朝復旨，將杜成治身死情由，備細陳奏。武帝降下聖旨，著樞密院官查按杜成治家產，依律擬繳。左僕射謝舉和右僕射牛進大理寺卿黃相接了旨意，一同會議。謝舉道：「杜都督久經汗馬，屢立功勳，雖不合私放逃僧，今已身故，理應將功折罪，何故聖上又欲籍沒他家產？」右僕射牛進素與杜成治不睦，因昔年任福州參軍時，克減軍糧，被杜成治參劾，因此懷恨。今幸成治之死，乘機報讎。便道：「這杜都督擅放逃僧事小，私通東魏事大，況欺君罔上，罪所不赦。今日身死不論，亦當流其妻孥，籍其家產，庶不廢了朝廷法律。」謝舉道：「論法度，則杜公以私情而忘公義，罪應遠戍。然非叛逆不軌之比，何至抄沒家產，流徙妻孥，有傷公道大理？」黃相道：「目今朝廷正缺軍餉，據聖意，似欲抄沒家財以充國用。慮人議論，故發下旨來，令我等擬議陳奏。若從公道論之，杜公雖然私放林僧，依律：偽首誑君知情故縱者，與犯人同罪。當擬如律。今既身死，罪人不孥，必欲盡法，亦仁政之所不忍。只合查盤倉庫錢糧，充為軍餉，以外田產之類，留還家屬，贍養終身，以見國家待功臣之意。如此，則可以濟國家之用，而無傷聖主之仁，公道昭矣。愚見如此，乞二位先生大人酌之。」牛進笑道：「如公所論，卻便宜了老杜。」謝舉道：「不然，黃先生之言，情法兩盡。依此復奏皇上，諒無他議。」三人議論已定。

次日早朝，將所議之言，面奏武帝。武帝降下旨意，令樞密院選才能官二員，往武平郡查盤杜成治倉庫錢糧，盡解來京充餉。這右僕射牛進得了玉旨，即選本院心腹人署丞周乾院判史文通，密密囑付了，率領三□餘能事軍校，即刻起程，星夜趨發，不一日來到武平郡。本府太守程星馬探知，親出城迎接，並馬入城，同人府堂，排下香案，叩謝聖旨。院判史文通開讀詔曰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爵祿者，君所以待賢；志蓋者，臣所以報國。有功之士必旌，紊法之奸必治。朝無幸位，律有明條。茲爾武平郡都督杜成治，受賊枉法，賣放逃僧，假首欺君，律應不赦。今已身故，削去原職，追回敕誥外，復查庫所有錢糧，盡行解京充餉。嗚呼！賞罰明而官箴無玷，功罪當而輿論允諧。旨意到日，主者奉行。欽哉。

宣旨已畢，留入後堂設宴相待。史文通周乾程星馬同到都督府中，眾將士書吏，俱來參見。程太守口傳聖旨，要查盤杜府錢糧，解京公用。將士書吏俱喫一驚。庫官庫吏等向前稟道：「杜爺一向清廉，庫中並無餘蓄，乞爺臺作主。」周乾笑道：「執掌錢糧，官居都督，怎說庫無餘積？今奉朝廷聖旨，盡抄入官，豈容虛誑？」庫官道：「杜爺委是清官，並無一毫積蓄。縱有羨餘，即賞有功將士，故此將士皆肯出力，庫藏實是空虛。」程星馬道：「那庫官不須多辯。你只取本府庫藏冊籍來看，便知分曉。」

庫官取出文冊，當堂揭開，逐一看過，果實不多。共算來，止有五千三百餘兩錢糧藏于庫中。本府共有五千軍士，倒有月餘不曾支給請受。史文通周乾二人看罷，心下懊悔，思量杜成治好沒見識，官至都督，管轄三州三□五縣錢糧，我只道有幾百萬堆積，原來也只有這些須，怎地是好？周乾把眼一瞥，立起身來淨手，史文通會意，也出門來。周乾附耳道：「當初牛恩主怎地分付你我來？眼前如此光景，我等怎生回覆？」史文通道：「老兄不必心忙，小弟自有措置，不怕牛恩主不歡喜。」二人依舊坐下。史文通道：「程老先生在盤，這庫內錢糧，是朝廷國課，自宜充餉，不必說得。但聖意要抄沒杜公家產入官，亦須交割明白。」程星馬道：「聖旨上明明說盤倉庫錢糧，不曾提甚家產，怎好沒抄入官？」史文通笑道：「程公與杜都督必是厚交，故此事事遮庇。諒林澹然脫難之時，程公決知消息。」程星馬道：「史天使不必多疑，凡事自有公論。庫中錢糧，學生照冊交割，杜公家產，不敢與聞。」說罷上馬而去。

周乾史文通大惱，將杜成治家僮幹辦盡數拿出，逼取財物產業。家僮你我互相推托，史文通大怒，將一個老幹辦上起夾棍，逼他招認。老幹辦受苦不過，只得將杜公產業財帛，一一呈明。周乾依言謄寫，將杜成治家產盡行抄沒，卻如洗蕩一般，並不存留毫忽。收拾星夜回京，參見牛進，備言其事，獻上財物。牛進大喜，帶領二人進朝面駕。牛進奏道：「臣等領聖旨，籍沒杜都督錢糧

糧，今已回京，專候聖旨。」武帝道：「將此銀兩，照冊給賞邊軍。」牛進又道：「樞密院署丞周乾院判史文通俱有才能，毫無私曲，可差此二臣齎銀賞邊，決能服眾。」武帝准奏，即差周乾史文通賞邊。二人奉旨，逕往邊地去了。

武帝降旨吏部郎祝鵬復降為江寧縣知縣，緝捕刁應祥釋放出獄，陳阿保舉首得賞，應給賞銀一百兩。祝鵬欽奉聖旨復理縣事，差人拘喚陳阿保領賞。這阿保自從地方保領出監聽候發落，因這場官司，費用了些銀兩，反致衣食不敷，換了一個店家做酒。當日被公差拘提至縣，祝鵬當面照數給與賞銀，陳阿保謝賞，回至店家備辦牲禮，燒了利市紙，請店主人和酒坊內弟兄們散福。夜深酒罷，阿保進臥房內將門兒拴了，臺子上點著一盞燈，盤膝兒坐在床上，腰邊裏取出銀子，對燈細看，無限歡喜。心下算計要娶渾家，買田產，討奴僕，辦家伙，做衣服。掐指頭兒，左思右算，不能週備。猛可裏惱將起來，罵：「這皇帝老兒恁地可惡，說謊賺人。我若得了三百兩到手，豈不件件完成，一時發跡？如今不三不四，難以擺布。」恨了一會，又將銀子逐一稱過，點頭自解道：「也罷，譬如不出首，要□兩也不能夠的。今有了這一百兩雪花官銀，不是窮鬼了。且將這銀子做起生理來，一年兩倍，兩年四倍，四年八倍，數年之中，亦可做財主了。」又思忖把這銀子暫托與主人藏頓，猶恐他欺心搗賴；欲待帶在身畔，行動不便；要埋于土內，又怕有人瞧見，暗中竊去。千思萬慮，無計可施，緊緊將銀子摟在胸前，閉目靜想。

算計了半夜，漸覺精神疲倦，和衣睡倒。忽聞有人叩門，側耳聽時，乃是姐夫巴富聲音，慌忙開門迎入。姐夫道：「貨已齊備，今日湊著順風，正好開船。過海數日，可到女真。大舅利市，決有□倍利息。」阿保歡喜，催促起程，同到海口下船。扯起風帆，只聽得潺潺水響，舟行如箭。忽地裏狂風驟起，大浪滔天，將船掀翻水面。阿保落水，扳著一片船板，遊至海邊，爬上岸來。樹林中閃出一條大漢，手持鉞斧，攔住喝：「要買路錢，放你過去！」阿保磕頭哀告：「因渡海翻船，身邊並無財寶。那漢持斧劈頭砍下，阿保大呼饒命，脫身就走。那漢隨後趕來，阿保追得心慌，拚命奔走，失足跌下糞窖內，過頭沒腦，浸在糞裏，蛆蟲滿身，鑽入口鼻。阿保喊叫救命，奈何聲啞，極力掙不出聲，壓將起來。幸隔房聽得，叫他方醒。阿保連聲啐道：「呸，呸，呸！」心頭兀兀躑躑的跳，驚得一身冷汗。忙將銀子捫摸，喜得尚在，翻身朝壁再睡。

朦朧合眼去，覺自己挑了一副水桶，往溪邊汲水，忽見水底一群魚遊，阿保脫衣跳入水中捉魚。猛聽得掌號聲，見上流頭一隻大官船，船頭上擺列旌旗劍戟，金瓜鉞斧傘蓋之類。桅杆上懸一面黃旗，閃出六個大金字。船兩傍站立著戎裝將士。那船一面吹打，順水搖將下來。阿保鑽入水底，只聽船中一人道：「水下為何有惡氣沖天？是何怪物？」船傍軍士覆道：「是一個凡夫。」倉裏叫抓上來，那軍士用撓鉤將阿保赤淋淋鉤上船頭，用索捆了，丟在旗下。

阿保偷眼暗觀，倉裏虎皮椅上，坐著一位官長，修眉紅眼，白臉長髯，頭戴朝冠，腰橫玉帶，紫袍象笏，相貌威嚴，是一王者模樣。兩傍侍立青袍角帶數箇官員。陳阿保心下大駭，扯住執旗軍士問道：「是何老爺？」那軍士道：「你不見桅竿上旗號麼？」阿保道：「我一字不識，乞你說與我知道。」軍士道：「俺大王乃水府正法明王是也。」阿保不敢做聲。少頃傍岸，執事前導，次後儀從人等，簇擁那大王進一大衙門。阿保意欲逃遁，被軍士拖入二門，吊在左廊檐柱上。

阿保抬頭四看，正中五間大殿，殿前一帶朱紅欄杆，欄杆外遍插鎗刀旗幟。殿中珠簾半捲，燈燭煒煌。東西兩廊，一字兒排列著黃巾力士。前後皆有兩道，四圍齊豎木柵，正似總制衙門一般。忽然三通鼓罷，將士齊聲吆喝，大王升殿，喝令拿那惡人過來。一個赤臉獠牙使者，將阿保倒提入殿，跪于案前。大王道：「這廝惡氣甚重，必犯天條。令罰惡判官，檢查簿籍。」左班青臉判官，將簿子逐一看了，覆道：「此人姓陳，名阿保，和州人氏，年二□七歲。近因出首林禪師，致于死地，害家長李秀禁錮大獄，夫妻拆散，妄受賞銀一百兩。損人利己，犯陷害忠良之條，律應陽世處斬，陰受刀劍地獄之報。」大王又令注生判官：「看這廝原注祿壽何如？」右班白臉判官，展開簿子看了，覆道：「此人前世業屠，恣行殺戮，寵妻逆母，言清行濁。轉生陽世，孤貧愚蠢，艱苦伶仃。壽元四九。」大王道：「論這廝犯此大罪，本定依律斷發，姑念無知下愚，減他一等。」舉筆離座，判□六字于阿保臉上。正是：

雨露豈滋無本草，橫財不富命窮人。

不知那大王所判何字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